

引 子

竹枝词，又称竹枝、竹枝歌、衢歌、棹歌、杂事诗、纪事诗、杂诗、杂咏、杂兴等。

竹枝词，最初广泛流传于四川东部及湖北西部沿江一带，古称“竹枝”“竹枝子”“竹枝歌”“竹枝曲”和“巴渝曲”，是一种为下层民众所喜爱的歌曲形式。作为民歌的竹枝，最初可能是手执竹枝而歌舞，以足踏地为节拍。因其始或持竹枝以舞，故名。

竹枝这种民歌诗体在盛唐已经产生，中唐诗人刘禹锡在朗州（今湖南常德）任司马时，追慕屈原《九章》之作，醉心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汲取民歌元素，创作了文人《竹枝》九章，对后世“竹枝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竹枝词“发于楚，盛于蜀”。本书所采用的成都竹枝词，在时间跨度上，起于清代中叶而止于民国，时段 200 余年。具体以清代六对山人杨燮《锦城竹枝词》、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为开端，以今人何韞若《锦城旧事竹枝词》为结束。

从民俗视域考察，“志土风而详习尚”是为竹枝词之特征。成都竹枝词所记述的都市民俗，由于具有传统性、地方性，可视为“Folklore”。“‘Folklore’”是民众的知识（the lore of the people）；其“‘俗’是群体共同的传统”^①。成都竹枝词所记叙的多为地方风物、

^①高丙中·民俗文化 with 民俗生活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7 - 64.

民间民俗、世态人情，以及成都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日常生活文化。而这些都市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情、风尚，今天有的仍在传承，有的业已消失，有的又重新再现，有的旧俗抵抗新俗，有的又渐趋为新的习尚。

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考察，成都竹枝词是四川移民的共同诗歌语言符号，是文化共同体自我认同的符号载体，具有集体性、类型性，并为世代相继承的和传布的。由于“城市为文化的容器”，在诸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又时时呈现出文化的“当代性”——城市生活和思想的新模式，从而有别于乡村文化。^①

从文化层分析，成都竹枝词作为成都近现代都市文化，涵盖文化的多个层面：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

从文化圈分析，成都竹枝词主要是受荆楚文化圈、秦陇文化圈和岭南文化圈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巴蜀文化特色的流行诗体，可视为主要由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共同哺育的结晶。它承袭《楚辞》与《诗经》两大传统，通过眼睛向下的诗体革命，形成一种专门重视民风、民情、民怨、民俗的“四民”流行诗体。这样的诗体“革命”上承中唐刘禹锡《竹枝九章》之余绪，旁注清季与民国的小说与散文白话之流风，交错相杂而终于汇聚为具有成都地方文化特质之文学样式。

成都竹枝词所唱咏的清代至民国两百年余间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成都，虽位于中国西南一隅，却处于古代与近现代文化、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巨变与激荡风云之中。成都竹枝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因其自有的层累性与所属文化圈，于民俗事象研究与民俗整体研究而言，可谓一部成都的“诗体民俗志”。

^①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 [M]. 宋俊岭,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39.

民俗学为本书主要视域，同时适当援引社会学、都市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以兹拼读还原成都竹枝词的日常生活情境与语境。本书在体例上，以成都竹枝词为点、为经，以相关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为面、为纬，从而在时间与空间上形成类似于中国园林风景的对景与借景式的互文性解读。

一、成都城区竹枝词：一扬二益古名都

本篇专述竹枝词中成都人文地理

（一）“一扬二益”

一扬二益古名都，禁得车尘半点无。

四十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

[清] 六对山人^①《锦城竹枝词》（百首）^②

“扬一益二”之最早说法，出自唐代政治家兼经济地理学家李吉甫。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叙述道：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即是说在中晚唐时期，全国城市中扬州为第一，而成都为第二。

成都的历史鼎盛于唐代。在行政级别上，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升蜀郡为成都府，并号“南京”。府辖成都、华阳、新都、新繁、犀浦、双流、广都、郫、温江、灵池十县。^③当时太子李亨已在灵武自取帝位号唐肃宗，而尚在成都的唐玄宗被尊为“上皇”，成都

①六对山人：清代成都诗人杨燮的号。杨燮为嘉庆时举人，曾为成都知县，作《锦城竹枝词》（百首）。

②林孔翼．成都竹枝词 [M]．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2.

③谢元鲁．成都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385.

成为实际上的唐朝陪都。诗仙李白有《上皇西巡南京》（十首）专门记述此段历史。其中有“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的名句。

现代成都作家李劫人在《成都历史沿革》中说：

成都在唐、宋二朝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大都会。当时全国最富庶繁荣的，一是扬州，一是成都。尤其在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公元七一三年到公元七五五年），所谓天下四大名城（长安、成都、扬州、敦煌），成都便居第二。成都恰又处在当时首都长安之南，故在李隆基逃避安禄山之乱，迁居在成都时，还一度将成都改称为南京。^①

在农耕社会，一座城市繁荣的最重要标志是人口。唐代的成都城究竟有多少户人家？诗史杜甫在比较城区与所居草堂时对此有所记述：

城中十万户，此地二三家。

[唐] 杜甫《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中唐女诗人薛涛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向新任成都尹、领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赠送的“上帅”诗中也说：

手持云篆题新榜，十万人家春日长。

[唐] 薛涛《上王尚书》

杜甫与薛涛都一致将当时成都的城市人口户数记为“十万人家”，可作为推测唐时成都人口的依据。当代学者谢元鲁在《成都通史·大

^①曾智中，尤德彦．李劫人说成都 [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6.

事记》中记述：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成都人口达11.7万户，74万余口，仅次于国都长安，成为全国人口居第二位的城市。^①

到了清代，依然有竹枝词沿用“十万人家”的旧说：

十万人家午爨忙，桤柴石炭总烟光。

清风白粥茅檐下，釜底红花印块香。

[清] 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百首）^②

清末周询的《芙蓉话旧录》记载了光绪年间成都的户数与人口：

清季调查户口，全城及四门外附郭人家，正号共六万户有奇，连附号九万余户，人口共三十万之谱，然因户狭繁简之调剂，两县城市户口数，大致相等。^③

光绪年间的成都竹枝词亦印证道：

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

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乱如麻。

[清] 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九十五首）^④

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关于成都政治经济情况的综合调查》记述：

①谢元鲁．成都通史·两晋南北隋唐时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381.

②林孔翼．成都竹枝词[M]．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3.

③周询．芙蓉话旧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5. 周询：清末民初人，在四川曾任知县、知州，著有《蜀海丛谈》《芙蓉话旧录》等。

④林孔翼．成都竹枝词[M]．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69.

全市人口据 1938 年一材料谓六九万人，据 1943 年一材料谓四五万人，又据 1946 年一材料谓六十万人，居民绝大多数为汉人。^①

（二）蓉城

对于清代的成都城市风貌与面积，杨燮在《锦城竹枝词》（百首）中说道：“四十里城花作郭。”注者三峨樵子记述道：“前人诗多用四十城语。按《通志》省城周二十二里三分，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康熙初张巡抚重修，雍正五年（1727 年）宪巡抚继修，又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李总督增修，同时查藩台创修城中石街，禁车入城，城工完后，制台令郭外重栽芙蓉。”

杨燮的竹枝词继续写道：“芙蓉围绕几千株。”这里的芙蓉指成都的木芙蓉。木芙蓉，《辞海》释为：

木芙蓉，俗称芙蓉花。锦葵科。落叶灌木，被毛。叶掌状 5~7 裂。秋季开花，花腋生，至枝梢簇一处，花冠白或淡红色。原产中国。叶多作消肿解毒外敷药，性平，主治疮痍、乳痈、烫伤等，花多作凉血止血药用。

成都花农说，木芙蓉花贱得很，生命力旺盛。每年清明前后，折上三五寸枝条，插入泥土即活，不出二三年，就二三丈高、蔚然成林。

成都芙蓉树花也有倾国倾城的光景。那是在距今一千多年的五代十国的孟昶后蜀时期。孟昶为了自己的爱妃花蕊夫人颁发诏令：在成都“城头尽种芙蓉，秋间盛开，蔚若锦绣。帝语‘群臣曰自古以蜀为

^①成都档案馆·成都解放 1949·12·27 [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3.

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

于是，成都在那个动荡不安岁月里，成了天下幽静的花城，以致千年以后的今日成都，也没有超过当时的城市绿化景观：灿若云阵姹紫嫣红的芙蓉树高列城墙之上，所形成的空间序列与丰富的景观层次，生动形态、斑斓的色彩和蓬勃生机极都具有审美价值。

成都别号蓉城自此而始。“芙蓉城”自五代之后，成为历代成都人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表面上说是对于历史的重现，是对于过去的传递，而实际上恰恰是成都人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方式，一种对于自身城市的守望，彰显着一种认同的重量。

清末民初文人傅崇矩^①在《成都通览》中记述了清代遍种芙蓉，以复五代“芙蓉城”之旧的事：

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总督福康安、李世杰二公重修之，令遍种芙蓉，以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有种芙蓉碑记。^②

时任四川总督的李世杰在《种芙蓉碑记》的最后表述了对芙蓉成为全城之“屏藩”的美好愿景：

然则芙蓉桃柳之种，虽若循乎其名，而衡以十年树木之计，则此时弱质柔条，敷荣竞秀，异日葱葱郁郁，蔚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画图，而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举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围绕，如屏如藩，则斯城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是为记。乾隆五十四年五月立。^③

①傅崇矩：字樵村，简阳石盘乡人，著有《成都通览》。《成都通览》所记包括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农工商业、饮食乡言等清末社会百态，是一部清末社会的百科全书。

②傅崇矩：《成都通览（上）》[M]。成都：巴蜀书社，1987：16。

③曾智中，尤德彦：《李劫人说成都》[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29。

后代沿袭前代历史，这便为文化的传承。然而，到了一百多年后的清光绪年间，成都城墙头的芙蓉树又荡然无存了。吴好山竹枝词云：

“芙蓉城”上缺芙蓉，城外犹留古柏踪。

竞许园中花卉好，如何不见“老梅龙”。

[清] 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九十五首）^①

周询《芙蓉话旧录》也记述道：

先是五代末蜀主孟昶于城上遍种木芙蓉，秋时璀璨如锦，昶谓左右曰：“真锦城也。”遂沿称锦城，又曰“芙蓉城”。今花已无存者。^②

对于象征着成都城市风貌的木芙蓉树，在不断的毁与种之间，在城市文化的断与续之间，彰显着成都人对于自己城市文化名片的确定与认同。

“城市不单单是物质或生活空间，还是想象和再现的空间。”^③ 成都自后蜀孟昶在城墙上头广植木芙蓉树，并成为城市的文字记忆的后，就为成都的景观建构出一种绮丽的想象。这样的记忆塑造了成都，成都因此有了一个美名“蓉城”。

清初重建成都大城时，这样的记忆与想象又被重新激活，于是新成都人又重新将孟昶时代的空间记忆变为现实的景观。然而，光绪年

①林孔翼．成都竹枝词[M]．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71.

②周询．芙蓉话旧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

③加里·布里奇，索菲·沃森．城市概论[M]．陈剑峰、袁胜育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7.

间时，成都城墙上的芙蓉花又茫然无存，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流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又将芙蓉花命名为市花，并在街头巷尾普遍种植，举城尽是，灿烂金秋。成都作为蓉城，似乎又复活了，现实的“蓉城”与记忆的“蓉城”，还有想象的“蓉城”，让成都人萦绕心怀，成为一种身份文化。

（三）三座城成一座城

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内请分明。

“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

[清] 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九十五首）^①

清代成都城区空间地理一分为三：成都大城；大城中心环抱“皇城”——明代蜀王城；其西边为少城——满城。清代的成都借用大城西边城墙，并另沿西大街、东城根街、半边桥街，君平街、小南街一线筑其北、东、南三方城墙，形成了“三座城成一座城”的大格局。

东西南北一城环，四大条街对四关。

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最中间。

[清] 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九十五首）^②

成都旧称“龟城”，其形式呈椭圆形，东西南北四大街贯通四门。城中心为皇城。倘若用“十字”划分，东华门正好在城中心。

“龟城”源于张仪筑成都城的传说，据说张仪筑城之初，屡颓不

^①林孔翼．成都竹枝词[M]．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75．

^②林孔翼．成都竹枝词[M]．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74．